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語林卷十一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舉人臣胡念祖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十一

明 何良俊 撰

言志第五上

夫志之於人大矣孟子曰志至焉仲尼燕居則使其羣  
弟子言志故曰隱居以求其志又曰匹夫不可奪志也  
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夫意亦志也假使李斯遂行其  
志安得身陷大戮逮夫詣市而始有牽黃犬出上蔡東  
門之悔不亦晚乎嘗怪主父偃言曰生不五鼎食死則

五鼎烹昔人以果如其言痛之嗚呼斯殆其志之所安  
又何傷焉余歷觀古人性樂魚鳥則以伊呂為管庫口  
悅芻豢則以巢許為卒養靜躁懸殊亦各從其好也然  
衆言淆亂當取衷於聖人求之孔門則由之勇賜之辯  
其或心存民社志在禮樂非不可以興建事功並垂竹  
素而夫子獨曰回也多財願為之宰又吾與之歎獨於  
曾點何耶此則志之高下得失槩可見矣

馮敬通才高志大不戚戚於貧賤居常慷慨歎曰衍少

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  
陵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繫於懷貧  
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  
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

范畢

後漢書曰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祖野王元帝時大  
鴻臚衍幼有奇才更始將軍廉丹辟為掾光武時新陽  
侯陰就敬重衍與之交結帝懲西京外戚賓客皆以法  
繩之衍由此得罪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復與親故通

桓君山嘗從班嗣借莊子班報曰吾子聞仁義之羈絆  
係聲名之纏鎖伏孔氏之軌躅馳顏閔之極藝何以大

道為自眩也昔有學步邯鄲者失其故步匍匐而歸耳

其行已持論如此後終于家

魏隸高士傳曰班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

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

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叔堅語羣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欲令薦引之叔堅為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為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味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

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  
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煥爛兮其溢  
目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  
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雖漸離擊筑傍若無  
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  
修己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  
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如  
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

後遭黨事禁錮卒于家鄉里圖其形于屈原廟

袁山松後漢書

曰延篤字叔堅南陽隼人少從唐溪典受左氏傳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梁伯鸞居常閉戶吟詠書記

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受業太學

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為章句學畢牧豕上林苑中誤遺火延及他舍鴻尋訪燒者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因為執勤不懈鄰家耆老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



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彈琴以自娛仰慕高士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作五噫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遠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乃易姓名居齊魯之間有頃去適吳作詩曰遊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愜怛兮傷悴志菲菲兮升降兮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指直咸先佞兮噫噫固靡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聊逍遙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觀兮我悅遂舍車兮即浮過李札

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  
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  
兮日臭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口囂囂兮余訕  
嗟恒恒兮誰留至吳依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妻具  
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  
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閑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  
人曰昔延陵季子葬于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  
子持喪歸及卒伯通為求葬地於要離塚傍咸曰要離  
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  
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梁敬叔坐兄累遠竄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感  
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沉之

梁敬叔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登山遠望輒歎息言曰

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足以養志  
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馬季長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大將  
軍鄧騭聞季長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後客  
遊涼州會羌亂米貴關西道瑾相望季長既饑困乃歎  
息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  
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

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矣遂應騭召

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字季長扶風茂

陵人將作大匠嚴之子  
為人美辭貌有俊才

趙邠卿年三十許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為遺  
令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邈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  
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

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疾竟瘳

摯虞

三輔決錄註曰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少明  
經有才藝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娶馬敦女宗姜為  
妻敦兄子融嘗至岐家多從賓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  
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岐亦厲節不以妹葷之故屈志  
於融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  
輔高士未曾以衣裾撤其門也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

造之其賤  
融如此

趙邠卿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  
位圖己像居主位皆為讚頌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  
聚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  
訖便掩

仲長公理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而名不常  
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  
志因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

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  
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  
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  
奉之踟躕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  
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  
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  
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  
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

之期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

門哉

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少好學博涉書記瞻於文辭傲儻敢言不矜小節默語

無常時人謂之狂生統嘗作詩以見志其詞曰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

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艷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

可遺何為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

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柁教翔太清縱意

冶容

張彥真

張升已見

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

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  
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者秦越可親苟  
或不然從物何益

許子伯嘗與友人言次因及漢無統嗣幸臣專朝世俗

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子伯哭世

謝承後漢

書曰許慶字子伯家貧為郡督郵

常乘牛車鄉里號曰軺車督郵

趙溫居常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范曄後漢書曰趙溫字子

柔蜀郡成都人先是趙典為衛尉

典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為三公



陳仲舉獨居一室荒穢不掃人問之答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邴根矩童齷之中寢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遠遊從師

單步負笈苦身持力

邴原已見原別傳曰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酒不向口臨

別師友以原不飲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燕於是

共坐飲酒終日不醉

至陳留則師韓子助

表山松後漢書曰韓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

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潁川則宗陳仲弓

陳寔已見

汝南則交范孟博

范滂涿郡則親盧子幹

范畢後漢書曰盧植字子幹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與鄭玄

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學終辭歸闔門教授

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

管公明

管輅已見

常自言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

之波為激石之流樂與季主諭道不欲與漁父同舟

諸葛孔明在荊州遊學每晨夜恒抱膝長嘯

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

明瑯琊陽都人父珪字君貢太山郡丞亮早孤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

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為信然魚豢魏略曰亮在荊州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亮獨觀其大略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耶

秦子勅少有才學屢辭辟命

蜀志曰秦宓字子勅廣漢縣竹人不仕劉焉建興中

武侯領益州牧迎為別駕遷大司農宓見帝系之文五帝同出一族辯其不然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周數往諮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同郡王商勸令仕云貧賤困苦

亦何可以終身子勅答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僕得曝背隴畝之

中誦顏氏之箴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  
溺為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安身為樂無  
憂為福處虛空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斯乃僕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

益部耆舊傳曰王商字文表廣漢人以才學稱

聲聞著於州里劉璋辟為治中從事時許靖號為臧否至蜀見商稱之曰使商生於華夏王景興無以加也璋以為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孝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與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以旌先賢修學廣農百姓便之

鄭泉博學有奇姿而性嗜酒閑居常曰願得美酒滿五

百斛船以四時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儻即住而啖

肴饌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

學有奇志而性嗜酒仕吳官太中大夫使蜀先主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氏凌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爰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先主有慙色

鄭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虞仲翔放棄南方

虞翻已見吳志曰翻性疎直數有酒失權嘗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

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劒欲擊之大司農劉基抱權諫曰  
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  
大王以容賢畜衆海內望風何故一朝棄之權曰曹孟  
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  
天下非之大王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由是得  
免權又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  
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自恨疏節骨

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  
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阮嗣宗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或閉  
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

晉書曰阮籍  
字嗣宗陳留

尉氏人父瑀魏丞相掾魏氏春秋曰籍曠遠不羈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不率常檢而毀幾滅性兗州刺史王景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自以為不能測也

阮步兵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嘗

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魏氏春秋

曰籍登蘇門山因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頽我騰而上將何懷晉書曰籍又著大人先生傳其畧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隣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虱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

敗絮自以為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炎邛火流焦邑，滅都羣虱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虱之處禪中乎？此亦籍之冒懷本趣也。

東平呂安

世語曰：呂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巽，字長悌。為相國掾，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

與嵇康厚善，與康俱被誅。服嵇中散高致。嵇康別傳曰：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父昭字子遠，康

家世儒學，少有雋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莫得而名焉。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干寶晉紀曰：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或遇其



出康兄喜位至方伯拭席而待弗之顧也  
獨宿車中康母設酒求康兒共戲則去

向子期

臧榮緒晉書曰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少有不羈之志嵇康被誅秀應本州計入洛 晉書曰

秀清悟有遠識少為山濤所知嘗注莊子內外十篇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者莫不超然心悟初秀欲注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否又與康論養生辭難注復蓋欲發康高致也

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

向秀思舊賦序曰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

才然嵇意遠而踈呂心曠而放

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

營生業亦不異嘗與嵇康偶鍛於洛邑同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著儒道論

棄而不錄

或勸皇甫士安

皇甫謐已見

修名廣交士安答曰自非聖人

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

宗接勢利事官執掌然後為名乎作立守論以見志

立謐

守論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  
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  
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  
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  
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  
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  
况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  
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為人所不知

死為人，人所不惜。至矣。暗聲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為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謚又作釋，勸曰：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著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春發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

遭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真可以冲邁此吾生  
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章未曜棄通道之  
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  
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叙則人理定今王命切至上招  
迂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  
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待飡振藻皇塗咸扶  
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  
嬰大疾性命難保若其羲和促轡大火西頽臨川恨晚  
將復何階夫貴陰賤壁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  
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冲靈翼於雲路浴  
天池以濯鱗排闥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  
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措之政配殷  
周之臣銘功景鐘叅叙彝倫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  
曜忘青紫之班隣辭容服之光粲抱敝褐之終年無乃  
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  
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

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  
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  
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  
制殊微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邛陵寒暑相推四宿代  
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  
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  
誠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  
橫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  
孫臏削而齊寧彘種親而越霸屈子踈而楚傾是以君  
無常藉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劍感  
主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之勢東郭  
劫於田榮顏闔耻於見逼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  
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叅德乎二  
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  
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  
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

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遯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跡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菜志邁於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守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賓故能棄外觀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

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統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秘於漢王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天籙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

羊太傅

虞預晉書曰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為二千石至祜九世清德祖續漢南陽太守父道上

黨太守祜蔡邕外孫少有異表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之顏子也與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勸就之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爽敗沈謂祜曰常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

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

湛曰

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仕至侍中

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

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  
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我魂魄猶應登此

王夷甫有雋才美姿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

顧彥先機神朗悟在廷尉時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季

鷹曰唯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

文士傳曰顧榮字彥先吳郡人

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焉世為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朗俊機警風穎

標徽歷廷尉正

張季鷹

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齊王



同辟為東曹掾，翰以疾歸府，以輒去除吏名，性至孝，見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於家。見

齊王固執權

虞預晉書曰：固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篡位，固起義兵。

誅倫拜大司馬，政皆決之。恣用羣小，不復朝覲。為長沙王所誅。謂同郡顧彥先曰：天下

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顧捉李鷹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陸平原在洛

陸機已見

夏月，忽思齋東頭竹篠中，飲語劉寶。

曰：吾思鄉轉深矣。

郭景純不持儀檢形質顏索縱情惰慢時有醉飽之失

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梁麗才學賞豫足叅上

流其詩賦誄頌並傳於世而著作郎于寶嘗戒之曰晉中

與書曰于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此非

適性之道景純曰吾所受有分用之恒恐不盡卿乃憂

酒色為害耶璞別傳曰王敦縱兵都輦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為回屈敦忌而害之

弘農王粹以貴門尚主館宇弘麗圖莊周於室廣集朝

士使嵇君道為之讚晉書曰嵇含字君道祖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舍好學能屬文

家在鞏縣亮邨自號亮邨子門曰歸厚  
之門室曰慎終之室楚王瑋辟為掾 嵇援筆為吊文

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婿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朝彥圖  
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楠之室  
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托非其所可吊不可讚也其  
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  
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偽俗季真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  
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  
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

生沈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岩石  
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  
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雕楹之屋託非  
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

嵇君道言陸平原作子書未成余一門生昔在平原軍  
中常在左右見平原臨亡歎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  
人貴立言以為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為恨耳余  
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襲撰次之桓譚新論

未畢而終班固為其成琴道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公子  
書

漢時侍中習郁嘗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池池邊  
有高隄徧種長楸修竹芙蓉綠岸菱芡覆水是游宴名  
處山季倫臨荊州時每到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

是我高陽池

虞預晉書曰山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  
嵇紹劉漢齊名遷尚書出為平南將軍

王藍田初因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賂遺為州司所檢  
有一千三百條王丞相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

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藍田答云足自當止時人未喻也  
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始為當時所

歎王述別傳曰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  
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簞糶陋巷晏安永日由是為

有識所知襲

爵藍田侯

習鑿齒已見與譙國桓秘並以才氣相推及鑿齒罷榮

陽郡歸與桓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

畧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

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

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  
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  
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若乃魏武之所置  
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  
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感其方寸哉夫芬  
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  
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  
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此

一時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

並為景行乎是皆情志所寄當時賞其風期俊邁

晉書曰桓

秘字穆子桓彝第四子小有才氣不倫於俗初拜秘書郎兄温抑而不用久之為宣城內史

王右軍少有美名在朝諸人愛其才氣頻召為吏部尚

書侍中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殷中軍

殷浩

己見素重右軍勸使應命與右軍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

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為然至如足下出處正

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



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何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  
知萬物之情也右軍報書言吾素自無廊廟直王丞相  
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  
叅政而方進退俟兒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  
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  
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  
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  
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

無所為疑宜及冬初以行吾惟恭以俟命

王右軍既懷靜退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  
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污身穢跡今僕坐而獲免遂其  
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  
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  
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  
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  
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願養閑曠衣食之

餘欲與親知時共歡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  
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耶常依

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矣

晉中興書曰謝

萬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西中郎將豫州刺史

戴安道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甚為劉真長所知性甚快  
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宴多與高門風流  
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日

晉安帝紀曰戴

達字安道譙國人也  
有美才

謝太傅於東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  
往來遊集肴饌常費百金頗以此獲譏謝殊不以屑意  
謝太傅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先居會稽與支道林王逸  
少許元度諸人常共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  
文未嘗有處世意後以辭命被禁遂栖遲東土往臨安  
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

謝太傅與支道林書曰人生如寄耳終日戚戚遲君一  
來以晤言銷之

張天錫在北數游宴園池頗廢政事時有諫者天錫曰  
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  
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  
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  
引伸觸類庶無遺漏矣

宋武帝嘗問臨川王

名映武帝弟

居家何事最樂臨川曰政

使劉瓛講禮顧則講易朱廣之談莊老臣與二三諸彦  
兄弟友生時復擊歎以此為樂上大嗟賞

劉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嘗白宋武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此外不敢一毫負公

謝尚書自負才地少所交納

臧榮緒晉書曰謝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

少有美譽善屬文為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誅

與劉萬壽

劉敬宣小字

相遇便盡禮

著歡

沈約宋書曰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父牢之鎮北將軍故宣寬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

善官冀州刺史

或問尚書卿未嘗輕交於人而傾蓋於萬壽何

也尚書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途限孔文舉禮太史子  
義夫豈有非之者耶

謝康樂為臨川內史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  
司徒遣從事鄭望生收謝謝執錄望生興兵叛逸為詩  
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是江海人忠義感君子  
後詔於廣州棄市臨刑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  
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悽悽陵霜葉網網衝風菌  
邂逅竟幾何修短非所慙送心自覺前斯痛久已忍恨

我君子志不獲巖上泯詩所稱龔勝李業即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

王弘之性好釣魚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答曰釣亦不得得復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

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沈約宋書曰王弘之字方平瑯琊人宣訓衛尉鎮之弟少孤貧為

外祖何準所養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甚貴重之後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



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既萬齡辭事就閑纂戎  
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  
貧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憶昔聞虛想  
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陶徵士不解音樂而蓄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

寄意

王公嘏在吏部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  
時知多叨人爵本非其志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能捨  
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

宓掩扉覃思室宇蕭然

南史曰王錫字公嘏太保弘之  
子曾祖洽晉中領軍祖珣晉司

徒錫位至江夏內史高自位遇江夏王當朝錫箕踞大坐畧無推敬

宗元幹小時叔父少文問其所志元幹答曰願乘長風

破萬里浪

孫巖宋書曰宗慤字元幹南陽沮人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拒衆皆

披散叔少文素著高節子弟以文義為業慤任氣好勇不為鄉曲所知

劉靈預自少抗節須得祿便隱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

即歸家靜處

蕭子顯齊書曰劉蚪字靈預南陽涅陽人徙居江陵仕建平王驃騎記室罷官歸家

斷穀餌木及胡麻

張思光自名其集曰玉海褚司徒

褚淵已見

問其義張答曰

玉以比德海宗上善

張思光居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

張思光家貧願祿與從叔征北

張永已見

書曰融昔稱幼學

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安簞

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脩女

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

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

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

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語王吏部

王僧

度己見曰阮籍愛東平風土融亦欣晉平開外時議以思

光非治民才竟不用

張思光臨沒遺令建白旌無旅不設祭奠令人捉麈尾  
登屋招魂曰吾平生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  
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  
哀事畢各遣還家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  
失聲耶

王微與弟僧綽曰闔門皆蒙時私吾高卧家巷遂至中

書郎此足以闔棺也

王智深宋記曰王微字景玄太保弘之弟子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

能書十六舉秀才除右軍諮議微素無宦情微不就

齊衡陽王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稚珪家起

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衡陽往遊之稚珪曰

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

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稚珪大美之

南史曰蕭

鈞字宣禮齊高帝第十一子出繼衡陽王性好學善屬文與瑯琊王智深以文章交會濟陽江淹亦遊焉

孔德璋

孔推珪  
已見

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

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瑯琊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並

欸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

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稚珪笑曰我以此

當兩部鼓吹

王文憲

王儉  
已見

初拜儀同王元長贈詩頗及規諷文憲甚

憚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

王中書

王融  
已見

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夜直中書省

歎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

謝諛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嘗曰入吾室者但

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

南史曰謝諛祖莊金紫光祿大夫父朏尚書令諛仕

至右光祿大夫

王子玄少有志意每讀范滂傳未嘗不為之歎悒

南史曰王

寂字子玄瑯琊人僧虔之子性迅動好文章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

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位

秘書郎卒年三十一

丘祭酒

丘靈鞠

初領驍騎將軍立不樂武位謂人曰我

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  
中顧榮忽引諸僮渡妨我輩塗轍

王尚書

王瞻別見

性率任在選部時所舉多行其意願嗜酒

飲至旬日而精神益朗

有人勸沈雲禎仕

沈麟士己見

沈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

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  
希企日損作玄散賦以絕世

語林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十一

明 何良俊 撰

言志第五

下

王彥深不為羣從所禮常懷耻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

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南史曰王蘊字彥深王景文兄子也父楷人才凡劣故蘊

不為羣從所禮

何子皙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  
博通羣書善於談論家本甲族親姻多貴仕子皙雖不

入城府而率到好狎遨遊人間不簪不帶人地並高無

所與屈大言箕踞公卿皆敬下之時駕柴車躡草履恣

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號為通隱

南史曰何點字子皙廬江人祖尚之父鑠

點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遂絕婚宦宋徵太子洗馬梁徵中書侍郎並不就

何子皙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

思耶因悲慟不能禁

何子皙與陳郡謝滄

南史曰謝滄字義潔陳郡人謝莊子也仕至太子詹事

吳國

張融會稽孔稚圭為友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圭

為築室焉園有卞忠貞冢子皙植花卉於冢側每飲必  
舉酒酌之

何子皙小時欲絕婚宦既老又娶魯國孔嗣之女築別

室處之不與相見時人莫諭其意

南史曰魯國孔嗣之  
字敬伯宋時與齊高

帝同為中書舍人非其  
所好去官隱居鍾山

謝司徒

謝朓  
已見

出為吳興弟侍中

謝淪  
已見

送至征虜渚司徒

指侍中口曰此中唯宜飲酒侍中於建武初專以長酣  
為事與劉瑱沈昭畧以觴酌交飲各至數斗

檀超嗜酒好言詠舉止和靡自比晉郝超為高平二超

謂人曰猶覺我為優

南史曰檀超字悅祖金鄉高平人祖嶷之南瑯邪太守父道彪正員

郎超少好學放誕任氣為司徒右長史與江淹對掌史職為左僕射王儉所不同徙交州於路見殺

王思寂

王騫已見

舊墅在鍾山有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

舊共佃之常語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為愧

人或謂卞田居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卞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韃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

南史

曰卞彬字士蔚濟陰宛人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  
上虞令彬險拔有才與物多忤官車騎記室參軍

蕭南郡初為秘書郎

宋書曰蕭惠開南蘭陵人蕭思話子也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官至少

府加給事中

著作並名家年少蕭意趣與人都不同比肩或

三年不共語外祖劉光祿

南史曰劉成沛郡人仕至光祿大夫

戒之曰汝

恩戚家子正應將迎時俗緝外內之歡如汝自業將無

少傷多異以取天下疾患耶蕭曰人間宜相緝和甚如

慈旨但不幸耿介耻見作凡人畫龍未成故遂至於多

忤耳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寺內所住齋前有嚮所種花草甚美惠開悉令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肖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

王養

王筠小字筠已見

除尚書殿中郎王氏自過江以來未有

居郎署者或勸使不就養笑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欣然就職

陶隱居特愛松風每聞其響便欣然為樂

梁元帝居藩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蕭雍州每語人

曰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

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

南史曰蕭恭字敬範梁文帝孫

南平王元襄子也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沈處默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獨處一

室人罕見其面

南史曰沈顛字處默吳興武康人父演之齊太子右衛率顛永明中徵著作郎

不起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苡根供食以樵採自資怡然不改其樂

庾彥寶性托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

梁書曰庾

誥字彥寶新野人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誥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終而亡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武帝下詔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

**蕭光祿**

南史曰蕭子範豫章文獻王嶷之子幼有孝性為南平王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

遇簡文即位召為光祿大夫以逼賊不與弟子顯已見拜子範貧無居宅尋卒於招提寺僧房

**子雲**

南史曰子雲字景喬子顯弟也好學有文藻性沈靜不樂仕進風神閑曠任性不羣夏月接賓恒自

裸袒又善草隸為世楷法官至侍中國子祭酒

才名畧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



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况己也

蕭叔佐為會稽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

代之交為詩叙意辭理清典

南史曰蕭允字叔佐蕭介第三子也風神凝遠通達

有識鑒容止醞藉仕梁位太子洗馬侯景陷臺城百僚奔散允整衣冠坐于宮坊景軍敬焉弗之逼也尋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莊周所謂畏景避迹吾弗為也乃閉門靜處併日而食卒免於患

裴鴻臚

裴子野已見

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

與張都尉遇便虛相推重因為忘年之交

張纘  
已見

蕭彥瑜言少壯有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

唯書籍不衰

南史曰蕭琛字彥瑜惠開從子祖僧琛宋廷尉卿父惠訓齊巴東相琛少明悟有才

辯與梁武有舊仕特  
進金紫光祿大夫

馬要理

馬樞  
已見

嘗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極

桔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東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  
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  
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無聞之

甚乎乃隱於茅山有終焉之志

高道穆學涉經史非名流雋士不與交結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

不我知便須退跡江海自求其志

魏收魏書曰高恭之字道穆自云遼東人

學涉經史所交皆名流  
雋士歷官黃門侍郎

胡倫許好屬文既善典雅之辭又工鄙俗之句西入涼州不遇將北遊魏乃為詩示所知程伯達曰羣犬吠新客佞閣排踈賓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導望衛惋祝鮑

盼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一時皆傳之

魏書

曰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世為西夏著姓少聰慧年十三辨疑釋理鮮有能屈以姚氏將衰遂入長安隱匿名行懼人見知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茂時彥待叟不足叟拂衣去祖思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返乎叟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遂歸

李琰之每休暇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語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

性非為力强

北史邢邵傳曰邵與黃門侍郎李琰之對掌朝儀

常景雅有文思兼好篇詠淹滯門下積年不遷

北史曰常景字

永昌河內溫人魏太常林之後祖與時號儒林先生景

耽好經史遇新異之書求訪賢買以必得為期衣食取

濟而 自以蜀司馬相如王裒嚴君平揚子雲四賢皆有

高才而無顯位乃托意贊之按景贊相如曰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羣性鬱若春烟

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贊王曰王子徒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

既絕俗白鵝信驚羣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鷄命徒獻金馬文其贊嚴曰嚴公體沉靜立志明霜雪

味道綜微言端著演妙說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強舌素尚邁金貞清標陵玉徹其贊揚曰蜀江導清流揚子挹

餘休含光絕後彥覃思邈前修世輕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閑遊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

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北史曰李謚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

師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唯以琴書為業有絕世之心及卒博士孔璠等奏謚為貞靜處士

平繼叔研綜經籍多所通究安貧樂道不營資產衣食常不足妻子不免饑寒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繼叔忿其勢衰植杖廵舍側岡而哭不為營事婚宦故仕

聘濁碎不得及其門流親知每以為言繼叔曰此輩會

是衰頓何煩勞我乃別構精廬置經籍其中一奴自給

妻子莫得而往時有珍味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

噉之家人無得嘗焉

北史曰平恒字繼叔燕郡薊人祖視父儒仕慕容為通宦恒耽勤讀

誦多通博聞自周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品第商畧是非號曰畧注合百餘篇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中書博士

盧詢祖

已見

嘗為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鬱既

至役所作築長城賦其畧曰板則紫栢杵則木瓜何斯

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  
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荆棘

楊遵彥聞高王欲送置魏帝所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沉  
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等屏居  
削迹又潛之光州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為業海隅之士

謂之劉先生

北史曰楊愔字遵彥弘農華陰人楊津子也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

深敏六歲學史書十一習詩易好左氏春秋仕至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

邢子才

邢邵已見

有書甚多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



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

思之更是一適

李百藥齊書曰子才妻弟李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

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

盧叔彪少便機悟豪舉輕俠好竒策慕諸葛亮之為人

北史曰叔彪盧觀之弟范陽涿人

韋敬遠

韋夔已見

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亦接對

歡然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為放逸之友

韋敬遠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錄數十萬言晚年

虛靜唯以體道會真為務舊所著述咸削其藁

北史曰  
韋敬遠

作終戒曰昔士安以蘆蔭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  
高遠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使棺  
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  
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朔  
望一奠而已仍薦蔬素勿設牲牢親友以物吊祭並不  
得受吾終時恐為恍惚故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  
志也

釋曇延嘗自顧其影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歸

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于太行山百梯寺

僧道  
宣傳

燈錄曰釋曇延俗姓王氏蒲州桑泉人世家豪族年十  
六聽妙法師講涅槃深悟其旨遂捨俗服進具後器度

日新機  
鑒俊拔

蕭大園是簡文子幼便聰敏神情俊悟江陵平入魏大  
見知遇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  
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吾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  
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  
夫閭閻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  
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  
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

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  
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築蝸舍於叢林構  
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  
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  
後開窓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圃二頃以供  
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絰織家僮數四足  
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鷄種黍應莊叟之言  
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

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蹟歌纂纂唱烏烏可以  
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揜古今田畷相過劇談稼  
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  
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  
少選寧覺千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  
安可問哉嗟乎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不願  
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擎跽曲拳四時如流  
俛首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耻抑亦仲

尼耻之

北史曰蕭大園字仁顯梁簡文第二十子幼聰悟四歲能誦三都賦侯景殺簡文大園潛遁獲

免元帝降魏大園至長安周文帝以客禮待之封晉陵縣公

蕭理孫在魏境上疆土既狹居常怏怏每誦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扼腕歎咤

者久之

梁書曰蕭譽字理孫昭明子梁封岳陽郡王

李元操少善屬文晚年不復留意文筆人問其故慨然

歎曰五十之年倏焉已過鬢垂素髮助力已衰宦意文

情一時都盡悲夫每於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

為歡

隋書曰李孝貞字元操趙郡平棘人魏李順之玄孫好學善屬文美於詞令隋文帝徵拜內史侍郎

與內史令李德林參典文翰

王無功

王績已見

以醉失職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以

穢行聞越王黜之無愠色退而適茫茫之野

王無功集無心子傳

曰東臯子始仕以醉罷鄉人或謂之東臯子不屑也退著無心子以見趣焉無心子寓居於越越王不知其大入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之式有穢行者不仕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於王王黜之無愠色退而將遊於茫茫之野適過勅之邑而遇機士士撫髀而歎者三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受教無心子曰爾聞蜚廉氏之說乎昔蜚廉氏有二馬一者朱鬣白毛耗龍駘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鞍竟以熱死一者重脛

昂尾蛇頸貉膝踈鬣善蹶卉而散諸野終年肥適是以  
鳳凰不憎山棲蛟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聖  
人不避穢而養生東舉子聞  
之曰善哉不可以加之矣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

樂耶無功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

斗時號斗酒學士

劉昫唐書曰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有才學在陳封

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入隋久不得調武德四年拜侍中

大樂署史焦草家善釀王無功求為大樂丞吏部以非  
流不許無功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草死其妻送酒不



絕歲餘又死無功曰天不使我酣美酒耶遂棄官去

顏師古多藏古人圖書是性所篤愛

劉昫唐書曰顏籀字師古雍州萬年

人齊黃門侍郎之推孫也其先居瑯琊世仕江左之推始居關中父思魯以學藝稱師古博覽羣書尤精詁訓拜秘書少監時論稱其納賄出為柳州刺史師古既負其才頗有罪譴意甚喪沮自是闔門守靜杜絕賓客放志園亭葛巾野服搜求古跡及古器耽好不已

杜如晦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

阮逸中說注曰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典章

文物皆杜所定

李襲譽性好讀書手不釋卷居家以儉約自處所得俸

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株蠶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歿之後汝曹勤此三事可以無求於人矣時論多之

大唐新語

曰李襲譽為揚州江淮俗尚商賈不事農業襲譽引陂塘水又築向城塘以灌田八百餘頃百姓思之

東方虬自言二百年後乞你與西門豹作對

唐詩紀事曰虬武后

時左史陳子昂集寄東方左史修竹篇序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儔然而文獻有可證者常觀齊梁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昨見明公孤桐篇骨氣端翔音韻頓挫光英明韻有金石聲遂

用洗心收視發揮幽鬱不  
圖正始之音復觀於茲

王義方

己見

將彈李義府懼不捷沉吟者久之他日忽

言曰非但為國除蠹亦乃名在身前遂彈焉坎珂以至

於終

劉洎馬周之薦除監察御史高宗將立武氏為皇

后義府密申協贊擢中書侍郎既處權要有忤意者輒  
加傾陷柔而害物時人謂之李貓 義方傳義方廷劾

義府曰臣聞附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貌恭明時  
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  
齒漢王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遂階通顯不  
能盡忠竭節對敬王休策蹇勵駕祇奉皇眷而反憑附  
城社蔽虧日月請托公行交遊羣小貪冶容之美原有  
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

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屆節玉露啓塗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左遷萊州司戶

蘇頲

已見

掌文誥嘗八月十五夜禁中直宿與諸學士

翫月時長天無雲月色如晝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令撤去

李太白云予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者十許年

李白晚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遂

葬山麓

李長源嘗語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第宅皆非所欲

收復京師後得枕天子膝睡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

天文足矣

劉昫唐書曰李泌字長源少聰敏博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以王佐自命天寶中上書

召見待詔翰林楊國忠忌之潛適名跡以習隱自適肅宗至靈武泌自嵩穎赴行在陳古今成敗之機延致臥內動皆顧問泌稱山人固辭官秩特以散官寵之

李德裕已見

不樂應舉其父丞相李吉甫

勉之答曰好

驢馬不入行遂以品子叙官

世言白樂天所蘊不得施乃放意文酒

醉吟先生

白居易已見

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

楚為山水友劉夢得為詩友皇甫明之為酒友

韋表微為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

吾年五十拭鏡剪白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

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劉昫儒林傳曰韋表微元和中拜監

察御史少冠若自立著九經師授譜春秋總例諸書

唐衢應進士不第能為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歎

傷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發聲一號音  
詞哀切聞者莫不悽然嘗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  
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為之罷會故世稱唐

衢善哭

李肇國史補曰唐衢周鄭容  
也有文學老而無成唯善哭

天隨生

陸龜蒙  
已見

宅荒少墻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

供杯案至夏中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責童兒採掇不  
已有人言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為具以  
飽君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

若如此天隨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

兒有酒食耶

笠澤叢書杞菊賦曰惟杞與菊偕寒互綠或穎或苔煙披雨沐我衣敗綈我飯脫粟

羞慙齒牙苟且梁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未棘爾菊未莎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鄭少師於里第植小松七本號七松處士嘗曰異代可

對五柳先生

宋祁唐書曰鄭熏字子溥以太子少師致仕再知禮部舉所引皆寒俊士類稱之既

老號所居為隱巖蔣松于庭稱七松居士

裴休已見

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曰不為俗情所

染可以說法為人



皮日休放誕自號間氣布衣

唐詩紀事曰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咸通中太常博

士遭亂歸吳黃巢寇江浙劫以從軍以為偽學士令之作讖日休曰欲讖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大怒蓋巢頭醜掠鬚不盡疑讖之也遂及禍

司空表聖

司空圖已見

自目為耐辱居士

司空表聖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

劉昫文苑傳曰圖晚

年為文尤事放達嘗擬白居易醉吟傳為休休亭記曰司空氏禎貽溪之休休亭本名濯纓亭為陝軍所焚天復癸亥復葺於壞垣之中乃更名曰休休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其美存焉蓋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耄且贖三宜休又少而惰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濟時之用又宜休也尚慮多難不能自信既而晝寢過二

僧曰吾嘗為汝師汝昔矯於道銳而不固為利欲所拘  
幸悟而悔將復從我於是溪耳且汝雖退亦嘗為匪人  
所嫉宜耐辱自警庶保終始與醉吟靖節第其品級於  
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為耐辱居士歌題於東北楹曰  
咄語休休休莫莫莫伎倆雖多靈性惡賴是長教閑處  
着休休休莫莫莫一局碁一爐藥天意時情可料度白  
日偏催快活人黃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  
何能答曰耐辱莫其詭激瀟傲多此類

李文正罷相為僕射奉朝請居昭慶坊去禁門遼遠五  
鼓即起置白傅集數冊於茶鐐中至安遠門仗舍燃燭

觀之俟啓鑰則赴朝

陳后山談叢曰李昉字明遠深州人周朝知開封府時人望已歸太

祖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不朝賤延州別駕在延州為生業以老後宰相奏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既至上勞

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喜曰宰相不謬薦人

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食經上因問食品稱珍何物為最易簡曰臣聞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虀汁為美太宗笑問其故曰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燒火乘興痛飲大醉就寢四鼓始醒以重衾所擁咽吻燥渴時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虀盎不暇呼童披衣掬雪以盥手亟引數缶連沃濁肺咀虀數莖燥若金脆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脯鳳腊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

傳因循未暇也太宗笑而然之

東都事畧曰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少好

學風度凝粹弱冠舉進士歷官翰林學士性嗜酒太宗嘗以詩戒之入直雖不敢飲在私第未嘗不醉及其死太宗曰易簡果以酒敗可惜也

种明逸至性嗜酒嘗種林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

和因號雲溪醉侯

王聖塗澠水燕談曰种放字明逸舉進士不第隱於南山豹林谷學行高

古從學者尤衆性頗嗜酒躬耕種林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景德中召至闕真宗欲大用放回辭乃放還山

張忠定

張詠已見

自號乖崖以為乖則違衆崖不利物

陳堯佐退居鄭圃尤好詩什張士遜判西京以牡丹花

及酒遺之堯佐答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懶

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當時稱其有韻

孔平仲談苑曰陳堯佐字希元修真宗寶錄特除知制誥舊制須召試唯楊億與堯佐不試而授兄堯叟弟堯

皆皆舉進士第一兄弟皆盛當世少比

晏元獻公晏殊已見雖早貴奉養極約惟喜賓客未嘗一日

不宴飲盤饌皆不預辦客至旋營之蘇丞相頌嘗在公

幕見每有佳客必留但人設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實

蔬茹漸至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數行之後案上

已粲然矣稍闌即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畢且去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為常前輩風流未有其比

歐陽公言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遂號六一居士自為傳刻石

石曼卿於廨後自作一庵常醉卧其間名曰捫虱

楊褒家雖甚貧特好書畫竒玩充實中橐家姬數人布裙糲食而歌舞妙絕歐陽公贈之詩云三脚木牀坐調

曲盖紀寶也

澠水燕談錄曰楊褒華陽人家甚貧好古博物

孫龍圖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取西漢左氏等數書授以句讀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讀於傍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一

盃使退卒亦自喜不以為難

宋史曰孫覺字莘老高郵人從胡瑗學歷官御史中

丞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提舉禮泉觀

胡旦

己見

作大硯可數尺鏡其旁曰宋胡旦作漢春秋

硯遺命埋冢中

劉貢父所居在宋門城下城脅有地可方八尺餘去地

一丈以上每登以眺遠其子戲曰此閭闔臺

劉攽已見東都事

畧曰攽與兄敞同學自刻厲博讀羣書言行高遠名亞敞焉

韓持國

韓維已見

喜聲樂遇極暑輒求避屢徙不如意則卧

一榻使婢執板緩歌不絕聲展轉徐聽或領首撫掌與之相應往往不復揮扇

司馬文正公嘗與人書曰草妨步則薙之木碍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使遂其生耳



王荆公不耐靜坐非卧即行晚卜居鍾山謝公墩自山拒城適相半謂之半山嘗畜一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即定林寺而睡往往至日昃乃歸率以為常有不及終往亦必跨驢中道而還此蔡天啓薛

肇明見之

東都事畧曰蔡肇字天啓丹陽人師事王安石長於歌詩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而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為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

言之於時聞者無不絕倒

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集謂之南遷二友

東坡云爛蒸同州羊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筋南都撥心麵作槐葉温淘糝以裹邑抹猪炊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砑松江鱸膾既飽以廬山康王谷水烹曾坑鬪品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一大快

東坡言嶺南氣候不常吾謂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  
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十月初菊始開與客作重  
九因次韻淵明九日詩登遊盡醉而返

范堯夫

范純仁  
已見

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身以至婢妾

皆治於家往往鐫削過為簡儉有不飽者雖晚登政府  
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厨加料幾倍無不厭餘或問其故  
曰人進退雖在已然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居中  
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

言必以外為樂而不顧戀京師於吾亦一助也前輩嚴於出處每致意如此

田承君云頃為金陵酒官有王荆公處一老兵時來沽酒必問公之動止兵云相公每日只在書院讀書時時

以手撫床而歎人莫測其意

聞見錄曰田畫字承君陽翟人宣簡公之姪也人物

雄偉議論慷慨  
深有前輩之風

王仲弓浮沉久不仕超然不嬰世故慕嵇叔夜陶淵明

之為人

硯北雜志曰王寔字仲弓許昌人文恪公陶之子未冠從司馬溫公學公不以膏粱蓄之教以

名節仲弓超然不以仕宦進取為意韓持  
國歸以女范蜀公以耆老退居忘年接之

蘇黃門

蘇轍已見

南遷既還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鄉

人自蜀來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有叢竹竹  
中為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徜徉亭中鄉人既不得見謀  
之闍人闍人使待於亭旁後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黃  
門見之大驚慰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而入迨  
夜竟不復出

張文潛云范丞相

范堯夫已見

司馬太師

司馬文正公已見

俱以

閑官居洛中余時待次洛下一日春寒中謁之先見溫  
公時寒甚天欲雪溫公命至一小書室中坐談久之爐  
不設火語移時主人設栗湯一杯而退後至留司御史  
臺見范公纔見主人便言天寒遠來不易趨命溫酒大  
杯滿醕三杯而去此事可見二公之趣各異

盧秉侍郎嘗為江南小郡司戶叅軍於傳舍中題詩云  
青衫瘦馬病叅軍旋糶官糧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  
也勝騎馬傍人門王荆公過而見之尤極稱賞俄薦于

朝數年間遂超顯仕

范成大吳郡志曰盧秉本德清人父革舉神童累官太子賓客退居

于吳遂為吳人秉元豐中為發運使每歲上計必請還鄉省侍後帥涇原懇乞歸養手詔慰勉時以為榮

茅山元符宮有蘇養直象自贊其上曰松風颼颼瘦藤

在手唯此白叟獨全于酒

荃翁貴耳集曰蘇庠字養直父伯固從東坡遊東坡我夢

扁舟遊震澤之詞為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賞於坡坡呼為吾家養直

葉少蘊言余家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山

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雨漏鼠齧日復蠹敗今歲出

曝之閱兩旬纔畢其間往往多余手抄日取所喜觀者

數十卷命門生從旁讀之不覺至日昃舊得釀法極簡  
易盛夏三日輒成色如潼醴不減玉友每晚涼即相與  
飲三杯而散亦復盎然讀書避暑固是佳事况有此釀  
忽記歐公詩有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慨

然有當於心

宋史曰葉夢符字少蘊蘇州吳縣人嗜學  
蚤成多識前言往行談論亶亶不窮仕至

江東安撫制置使提  
舉洞霄宮卒于湖州

林時隱博學多聞深明象緯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讐語

子孫曰吾與汝曹獲良產矣

宋史曰林震字時隱與鄭  
樵為金石交林光朝嘗師



事之

趙子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酒濡髮歌古樂府自

執紅牙以節曲

陶南村輟耕錄曰趙孟堅字子固自號弄齋宋宗室也寓居嘉興之廣陳酷嗜

古法書名畫

耶律和尚雅有美行數以財恤親友人皆愛重然嗜酒不事事故不獲柄用或以為言答曰吾非不知顧人生

如風燈石火不飲將何為晚年沈湎尤甚

遼史曰耶律和尚字特默

系出季父房善滑稽重熙初補祗候郎君時帝篤於親觀凡三父之後皆序父兄行第於和尚尤狎愛然每侍

宴雖詼諧未嘗有一言之過由是上益重之歷積慶永興宮使累遷至同知南院宣徽使事

完顏仲實資質簡重博學有俊才家藏法書名畫不減中秘宣宗南遷衣冠顛沛奔走仲實盡載書畫一帙不遺徙居汴中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共食焚香煮茗

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終日不聽客去

金史曰完

顏琦本名壽孫世宗賜名字仲實博學多才喜為詩工真草書日以講誦吟咏為事與文士趙秉文楊雲翼雷淵元好問李汾王飛伯輩交善

謝臯父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辭曰魂

來兮何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為朱鳥兮其味焉食歌竟

竹石俱碎失聲大哭人莫能測

鄧牧謝臯父傳曰謝翱字臯父延平人蚤事科

舉有志當世遭亂憤懣成疾性耿介不以貧累人所居產薪炭秋暮載至杭易米卒歲少裕則資遊江海訪前代故實著家史補唐詩人無傳者三十餘篇傳近世隱逸數篇

趙子昂有琴名松雪但時出橫牀未嘗撫弄

硯北雜志曰張伯雨

少學琴畜一琴名風林嘗從趙子昂論琴子昂以為琴之五音各有改絃法其法不傳世所謂琴者皆不審五音之主徒歟歟耳殆不若秦箏之按宮徵也故伯雨終身不復鼓琴

胡石塘送蔡如愚歸東陽詩云薄糜不繼襖不煖謳吟

猶是鍾球鳴因指以語蔡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糧方也

胡汲仲  
已見

鮮于伯機嘗於廢圃中得怪松一株移植所居齋前呼

為支離叟朝夕撫翫以為適

硯北雜志曰鮮于樞字伯機漁陽人少為郡吏後以

材選為御史大夫掾意氣典豪晨出載筆積與其長廷  
爭是非一語不合輒欲棄去日晏歸焚香弄翰取鼎彝  
陳諸几席搜抉斷文廢歎客至則相對指說吟諷或命  
觴徑醉中歲益自刻苦讀書因號困學卒官太常典簿

貫酸齋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

元史曰蘇爾約蘇哈雅

父楚國忠惠公名哀格根蘇爾約蘇哈雅以貫為氏自  
號酸齋生而神采秀異年十三膂力絕人稍長折節讀

書目五行下為文不蹈襲  
故常其旨皆出人意表

忽喟然歎曰辭尊居卑昔賢

所尚今禁林清選與所讓軍資孰高人將議吾矣

元史曰公

初襲父官為兩淮萬戶府達魯噶齊御軍極嚴稍暇輒投壺雅歌意所暢適不為形跡所拘一日呼弟忽都海涯語之曰吾生宦情素薄顧祖父之爵不敢不襲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語已即解所給金虎符佩之乃

稱疾辭還江南賣藥於錢塘市中詭姓名易冠服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灤見漁父織蘆花為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一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其依隱玩世多類此

庫庫子山嘗語人曰天下事皆宰相所當言宰相不得

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吾得備位經

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

元史曰庫庫字子山

喀喇氏父博果密自有傳庫庫肆業國學博通羣書風神凝遠制行峻潔其遇事英發掀髯論辦法家拂士不能過之始授集賢待制累官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知經筵事

曹知白嘗遊京師王侯鉅公多折節與交章辟屢上知

白悉謝去曰吾聞冀北多奇士庶幾見之豈齷齪求官

者耶即日南歸隱居讀易終日不出戶庭或放筆圖畫

掀髯長笑人莫窺其際

松江志曰曹知白字又玄別號雲西其先閩之霍童山人後徙

居溫宋宣和中景修始遷華亭知白身長七尺美鬚性機敏至元中詔遣中書左丞鑿吳松江以策從行功居多大德戊戌庸田使柳公行水復獻寘閩成隄之法民甚德之大府薦教諭崑山意不樂遂辭去

吾子行沉困市隱不能以自見豐碑巨碣寫其幽曠託

焉以自逃者也

胡長孺吾子行文塚銘曰吾衍字子行太末人曠放高不仕之節求室委巷教

小學常數十人所著有尚書要畧諸書

楊鐵崖雖病困危坐不披文則弄劄翰或理音樂素不

喜奕畫謂碁損閑心畫為人役見即屏去

楊鐵崖每至名山川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曠邁  
非常人所能測也

倪雲林平生無他好翫唯嗜畜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  
酬之百金無所靳高勝之韻每發揮於縑素蒼勁妍潤  
尤得清致晚益務情退棄散無所積屏慮釋累黃冠野  
服浮遊湖山之間以遂其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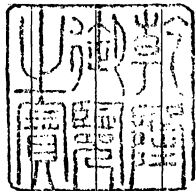
顧仲瑛晚年閱佛書有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其  
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



俠處五陵衣馬洛陽街一時賞其曠達

殷奎顧府君墓志曰君諱德輝

字仲瑛姓顧氏崑山人蓋四姓之舊也幼穎敏善記誦輕財喜事以意氣自豪年三十更折節讀書崇禮文儒師友其賢者後淮兵入吳聞君將用之乃謝絕塵事營別業於嘉興之合溪漁釣五湖三泖間自稱金粟道人歲戊申從其子遷臨濠而卒



語林卷十一